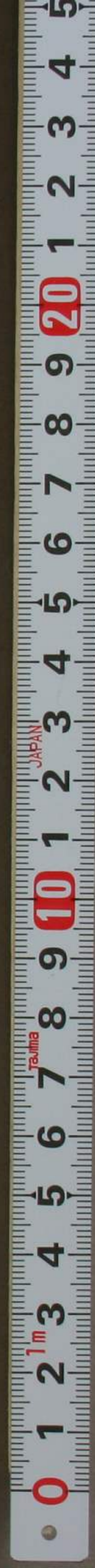


洋学文庫
文庫 8
C 68



西學凡

景教碑頌

二十五言

聖像略說

十誠解略

天教五書



天經五典帙目

西學凡

景教碑頌

二十五言

聖像略說

十誠解略

艾思及先生著

西學凡序

欽一堂藏板

天錄正典知自

西學凡序
改邏巴去中國九万里自佛法入中國邈天地之初
幾何年矣既入中國以後又不知幾何年矣並不聞
改邏巴者我
國朝自
成祖遣使通西南諸國使者遍行海上亦不聞有改
邏巴者艾思及先生重訊而至學吾中國之言語通
其文辭其衣冠格度恍若吾中國莊士大儒同一
循整無一毫越禮義其學則以敬天爲宗深闢佛氏
謂已不尊天而自居于帝親自登于魁率蓋其入中

國也。歷海以三歲所，其來也。董之居一室，快然。獨身而已。其所以來為證學而已。出所為西學，凡編命予序之。要如吾中國天子之學，府州縣之學，其教人之為之也。要如吾中國始求之六藝，會通於性命而歸重於尊天，益進益深，愈精愈微。所謂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全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全也。西方先輩入吾中國者，方曆中有利公瑪竇，今則先生余於京師，又得接龍公華民焉。余方奔走輦轂風塵下，未能深究龍公學。今在山中，則朝夕艾先生矣。先生習中國之學，有年數。至於西學，凡之文字，闡暢

葉氏

明徒可以當吾中國先輩之作，操觚之倫，未能或之先也。余於是度中國同文之盛，而聖學大明，盈天地間，無之非是焉。先生又為余言，我改邏巴人之敬學，民大和會，其國主相傳，久非一也。而又有教化主，道在因主上，專一以善誘人，國主為君，教化主為師，國主傳子，教化主傳賢，用是上下輯睦，禍亂不生，美矣哉。此共昏大迷之世也。曩吾中國有莊周者，主詭誕矣。若聞此世此景，當能益闡而大之，以見其奇。惜夫莊周不得而見，而幸見於余也。天啓丙寅六月望日，鏡山逸叟何喬遠序并書。

世

按本邦寬
永三年和蘭
年一千二百六

何氏
釋年

何印
喬遠

洞

刺西學凡序
儒者本天故知天事天畏天敬天皆中華先聖之學也詩昏所稱炳如日星可攷鏡已自秦以來天之尊始分漢以後天之尊始屈千六百年天學幾晦而無有能明其不然者利氏自海外來獨能詞會道原實修實證言必稱昭事當年名公碩士皆信愛焉然而卒未有能盡叩其學緣其因隔九萬里象胥絕不相通所可譯者器象圖數有跡可揣之物而其於精義妙道析牛毛超象罔者昏雖充棟不能盡以手口宣也推厥所繇彼中土人學問修詣有次不能躡等徑

造極開敏者亦必於年乃成再三考試周德不亂乃始訢許遠遊迨入中華間閱數歲又以數載習語認字數載通經學文始能融會兩境義理有所闡訊而老將至矣而我華人又鮮肯虛心參究與共功力者所以後先數輩率皆奮志以致而學不尽傳而貌取者弟敬其操詣之純篤與其名理之談論又或以爲淺譚象數而無當於精奧抑孰知原々本々真有當年累世而莫可窮竟者即如彼國誦昏次第取士科條以種々實修實用欲著一詞章功利欺世盜名如吾三代以下陋習而無所庸之以此作養成就其人

齋

詞

此經

本自是不同教化流行風俗醇美無可疑者若疑言涉夸毗諸賢素不妄語以余所聞又閱多人多載觀若画一所稱六科徑藉約略七千餘部業已航海而來具在可訊此豈蔡愔玄奘諸人近採印度諸國寂々數簡所可當之者乎而其凡則艾子述以華言友人熊子士旂袁子升聞許子昏臣爲授梓以廣異聞夫此其於天學也揆未諳象緯而先持寸軌以求夙暮莫者也嗟乎吾中國文教光天秘府名山所藏卽珠函貝笈之僻大抵富有不遺詎可令此種學問歲月遄征而光彩久黯不耀假我十年集全志數十年衆

共成之昭 聖天子。今文盛化。良亦千載一時。而其
如俟河之清。人壽苦短。何哉。雖然。吾終不謂如許竒
秘。浮九万溟渤而來。無百靈為之呵護。使終湮滅。獨
竊悲諸誦。汰孔子。而問禮問官者之鮮。失其所自有
之天學。而以為此利氏西來之學也。天啓癸亥季夏
之吉。鄭圃居士揚廷筠題

揚廷
筠印

鄭圃
居士

一本末下有
印字恐衍

徑 昧

西學允引 凡也者。舉其槩也。左丘明以凡翼經。而西學以允翼
天言。天非自西學始也。程子曰。儒者本天。蓋宗古敬
天。畏天言之。游揚呂三家親出程氏之門。而已有經
庭之誤。朱子辨之詳矣。浸淫於速化。昧謬於提宗。而
格致一種。學派晦蝕。幾及不圖。有返本窮原。苦修實
體。而理柢於繭絲牛毛。教撰於踐形超性。如艾氏所
述。西方之學者。詭其凡。其分有門。其修有漸。其詣有
歸。恍然悟吾儒格物原非汗漫。致知必不空踈。而格
致果躋治平。治平必肇端於格致也。然則聖人豈欺

凡

我而近儒超捷高妙之旨果能試之有效而推之東海西海而準否耶昔左氏不列學官漢下明詔諸博士或不肯置對今試令廣訊西學傳播人世真是真非必瞭然心目弟恐創聞則駭耳食則疑未必肯虛心張眼而一一切磋究之耳善乎李大僕之言云學者之病有四淺學自多一也怠惰廢學二也黨所錮習三也惡聞勝己四也祛此四病而相與馳騁乎域外之觀會通乎天人之際不負此生不虛此日茲於今志者有深望矣或曰西學自漢購之白馬馱來寥寥四十二章不聞奇論迨今迺出不飾說歛曰此身

黨

毒之昏非九万里外改邏巴之昏也吾聞西國昏言大抵千里一訖距我中華雖心同理同而語言文字別有天地窅不易知自利氏觀光三十年來名公鉅儒相與投分研精夫非一人一日而所能通訊者自實義畸人七克而外不過度數器用諸書千百之一二非不欲訊不易訊也當時蔡謩秦景何人一往輒返乃能得其要領而况身毒距改邏巴尚七万里影響相傳有何確批嗣後文人佞佛增飾夸張幾与吾儒角立而昔儒顧且拾其餘瀋甚且入室操戈噫禮失則求之於野讀西學凡而學先格致教黜空虛吾

一本作瀋

一本作愆

亦取其有合于古聖之教而已矣。未屑借資重訊而
与彼佛較曲直也。艾子西來有年，言不妄祭，是學之
傳則余友人袁子升聞力扣而請，以華言訊之者，至
于加以句讀，綴之圈點，則余不侮亦竊有所契于斯
文。異日者廣致其各籍，而盡繙訊焉。鼓吹庶明，小可
比左氏一經。大則，尽洗竺乾之悠謬，竊所寤寐，固不
敢謂操緹摘繫，世更無揚子雲也。

東海許昏臣識

重刻西學凡

大西艾儒略答速 閩中欽一堂梓

極西諸國總名改邏巴者，隔於中華九万里，文字
語言經傳各集，自有本國聖賢所紀，其科目考取
雖國各有添小異，大全要之，尽於六科。一為文科，
謂之勒欽理加。一謂理科，謂之斐錄所費亞。一為
醫科，謂之默弟濟納。一為法科，謂之勒義斯。一為
教科，謂之加諾擲斯。一為道科，謂之陡祿日亞。惟
武不另設科，小者取之村官智勇，大者取之世曾
賢豪。文科云何，蓋語言止可覲面相接，而文字則

包古今接聖賢通意胎於遠方遺心產於後世故
必先以文闢諸學之大路其文藝之學大都歸於
四種一古賢名訓一各國史畧一各種詩文一自
撰文章議論又附有交接進退之規有拊奏之樂
有合節之舞有昏數之奧讚經之詠此諸學各有
一公堂習事自幼習文學者先於一堂試其文筆
後於公所試其議論其議論之法大約必由**五端**
一先觀物觀事觀人觀時勢而習覓道理以相質
所謂種種議論之資料是也二貴乎先後布置有
序而不紊三以古語擷華潤色四將所成議論嫻

習成誦默識心胸其人靈悟善記則有溫養之法
其人善忘難記則有習記之法終至公所主試者
之前誦說之或登高座與諸智者辨論焉蓋議論
本欲破人之疑而發其志以善處其事不能通人
之心感人之情無益也故言語之輕重疾徐以至
容貌顧盼拳手瞬目皆有其法俛聞之者愛惡悲
喜言下即觸不徒浮言散於空中而已五者之中
又以實理為主以致於用次可見諸行事或衿紳
偶有大事難決者或民習於陋業沉於邪佞者或
當誦說聖賢之功德或當譏彈不肖之惡行或防

國家之災而杜將來之亂者皆須有識能文之士立論匡扶衆前剖折使其事理調暢羣疑盡釋枉者伸詐者服凶頑者罪及以修道設教使弱者見易而立志狂者見難而加謹也文學已成即考取之使進於理學

理學者義理之大學也人以義理超於萬物而爲萬物之靈格物窮理則於人全而於天近然物之理藏在物中如金在砂如玉在璞渙淘之剖之以斐祿所費亞之學此斐祿所者立爲五家分有門類有支節大都學之專者則三四年可成初一年

徑議

學落日加夫落日加者記言明辨之道以立諸學之根基辨其是與非虛與實表與裏之諸法卽法家教家必所借經者也總包六大門類一門是落日加之諸豫論凡理學所用諸名目之解一門是萬物五公稱之論卽萬物之宗類如生覺靈等物之本類如牛馬人等物之分類如牛馬人所以相分之理物類之所独有如人能言馬能嘶鳥能啼大能吠獅能吼等物類所有無物体自若如藝於人色於馬等一門是理有之論卽不顯形于外而獨在人明悟中義理之有者一門是十宗論卽天

听

地間万物十宗府。一謂自立者如天地人物。一謂
依賴者不能自立而有所賴焉。以成自立。獨有一
宗依賴。則分而為九。一為幾何。如尺寸一十等。二
為相接。如君臣父子等。三為何狀。如黑白冷熱甘
苦等。四為作為。如化傷行言等。五為抵受。如被化
受傷等。六為何時。如晝夜年世等。七為何所。如鄉
房廳位等。八為體勢。如立坐伏側等。九為得用。如
用袍裙。如得田池等。一門是辨學之論。即辨是非
得失之諸確法。一門是知學之論。即論實知與憶
度與差謬之分。此第一家也。

一本無如用二
字
池一作作也非

第二年 專學費西加。為斐祿所之。第二家。費西加。記
言察性理之道。以剖判万物之理。而為之辨。其本
未。原其性情。由其當然。以究其所以然。依顯測隱。
由後推前。其學更廣博矣。亦分有**六大門類**。其第
一門。謂之聞性學。又分為八支。其一為費西加之
諸預論。其二總論物性。其三總論有形自立之物
性。其四講物性之三原。其五總講變化之所成。其
六總講物性之所以然。其七講依賴有形者。如運
動作為。抵受處所。幾何等。各有本論。其八總論天
地。與其有始無始否。有盡無盡否。而此八大支論

各有本畧具載此爲聞性之學也其第二門則論
有形而不朽者如言天之屬三門論有形而能朽
者如人獸艸木等與其生長完成死壞諸理四門
總論四元行本體火氣水土與其相結而成物五
門詳空中之變化地中之變化水中之變化六門
論有形而生活之物分爲五支其一先總論生活
之原所謂魂者是也次論生長之魂與其諸能次
論知覺之魂與其五官之用四識之職等次論靈
明在身之魂與其明悟愛欲之諸理次論靈魂離
身後之諸能何如而性命之理尽格物之學可造

矣

第三年進斐祿所

第三家之學所謂默達費西加者

譯言察性以上之理也所謂費日加者止論物之
有形此則總論諸有形及無形之宗理分爲五
大門類其一豫論此學与此學之界二總論万物
所有超形之理與其分合之理三總論物之真與
美四總論物之理與性與體與其有之由五論
天神諸若終論万物之主與其爲獨一爲至純爲
無尽爲無終始爲万物之原等種種義理此皆因
物而論究竟因變化之自然而究其自然之所以

然此所論天主與天神特批人學之理論之尚未到陡祿日亞所按經典天學而論蓋彼又進一學也

第四年總理三年之學又加細論幾何之學與修齊治平之學幾何之學名曰瑪得瑪弟加者譯言察幾何之道則主乎審究形物之分限者也復取斐錄之所論天地万物又進一番學問是第四家蓋斐錄本論其性情變化而瑪得瑪弟加獨專究物形之度與數度其完者以為幾何大數其截者以為幾何衆然度數或脫物體而空論之則數者立

徑二

便

算法家度者立量法家或二者在物體而借其物論之則數者在音聲相濟為和立律呂家度者在動天轉運為時立曆法家而各家始分流別派矣此度與數所關最鉅不但識各重天之厚薄遠近大小與其晝夜之長短節氣之分至啟閉年月之閏餘道里之圍經地海之廣深而農以此知旱潦醫以此察運氣商以此計蓄散土以此詳堅脆無不資焉即如國家大事治水者而不審高廩何由酌其聚洩用兵者而不諳器數何從運其方略故西方所尚雖不立此科取士若有精於此者使人

其本化真

人推轂而回王隆禮延之以為共學之師尊顯之矣故士人多相傳習自備測天之器天地之儀筆算之書測量之具以為詭昏玩好其于國家之事屢顯有大功用

修齋治平之學名曰厄弟加者訊言察義理之學復取斐錄之所論物情性理又加一番學問是第五家大約括于三事一察衆事之義理考諸德之根本觀万行之情形使知所當從之善當避之惡所以修身也一論治家之道居室必衆資業孳育使知其所當取所當戒所以齊家也一區別衆政之

品節挾賢長民銓敘流品考覈政事而使正者顯庸邪者送弃所以治天下也而身既修家既齊國既治平則人道庶幾備矣故西土學者德業必求其精綱常倫理之詳日用細微之節無一不求得其處置之宜總從知己本性始以至知方有知方有即知方有之至尊然後可以復其初及其本也既明於此又推廣至尊之仁以及於物使各充其職而尽其分數則學始大全矣

夫斐錄之學何所起乎昔我西土古賢觀天地間變化多奇雖已各等為論開此斐錄之學然多未免

著

逸决

似是而非終未不記其後有一大賢名亞理斯多
其識超卓其學淵深其才曠逸為歷山大王之師
歷山嘗云我為天下主不足為榮惟一得亞理斯
多而師之以是為榮耳此大賢裒集羣書多方參
酌採取凡普天之下有一奇物不惜貨費以求得
不辭勤勞以尋究必親為探視而奇秘無一之不
搜每物見其當然而必索其所以然因其既明而
益覓其所未明由顯入微從粗及細排定物類之
門極其廣肆一一鉤致而認定其說各批實理之
堅確不破者以著不刊之典而凡屬人學所論性

决

導

世本作生

理無不曲暢旁通天學得此以為先導此在天主
降生前所作至今二千餘年無人不宗服之而與
陡錄日亞正相主輔自此大賢之後逸生聰明才
智青出於藍及至天主降世又有眾聖迭與各於
斐錄之學互相闡發而加以天主超性之確理
人學愈為透露也斐錄所費亞之學既畢則考取
之分為四學或學醫法或學國法或學教法或學
道法

醫學

操外身生死之權蓋人世所重莫甚乎祛其所
忌所忌莫甚乎害命之疾病之名無算也而療

病之神藥，正方又無幾，故有垂死而得一神藥以復甦，有輕疾而投一妄劑以致殞。古諺云：賊心莫甚乎邪俗，賊身莫甚乎邪藥。又云：病之厉者，什死一二；醫之愚者，什死七八。西國不敢輕易此舉，必立國中講醫之庠，延博學高明之醫，已曾留心斐錄者，始令習醫之徒相從肄學，詮叙古醫之遺經，發明人性之本原，辨外體百肢之殊，內臟諸情之驗，及万病之所以然，而因設其所用療治之藥，大約六年之內，博習醫經，然後隨師日觀所診之脈，所定之方，所試之效，而始令其得與考選也。考非

精熟領主司之命者，不得擅醫人。

法學 操內外生死之推，即因王治世之公典，乃天命之苞也。因家之筋也，道德之甲也，五倫之紐也。雅倍淆亂之斧也，廢法度於世，如廢日於天，而靈性之神與蠢然之軀，敲無異矣。儻以不經，專習公法之身，乘國敷治，輯重一任其意，何以上合天理，調万事，平万邦耶？夫君代天出政，臣又代君理民，若此，必剖分一當，即天主何煩有審判之事，其任何甚重乎？故必先自成一聖賢之品，而熟諳古典，洞徹羣情，既不因人吹噓而出音苞，又不憑所私暱。

乘

末

而榮喜怒全不惜已才暗合為得意亦不恃已智
摘彙為神明必至於無刑可刑無訟可折方是臣
承君命而君承天命也故西國從古恒立法律之
序以共講明決斷人事之本特請大臣老吏習慣
斐錄之學措教其厚俸而听其教亦六載為期六
載之未始忘嚴試而取其剖斷精當可任國家之
重者授之職事

教學操內心生死之權人莫哀於心死而身死次之
靈魂之体原屬不滅所謂內心生死者全以道德
有無分生死也此等生死最大有道德者則承天

主之寵佑享常生之真福無道德者則觸犯天主
之威命致受身後之永殃故教學者古來教皇所
定教中之法度者也教皇親受天主之託以代行
其教而代教化王者職亦非輕天下万世之學術
全係於一人所傳一差猶如毒藥入心又如敗種
焦芽終無治理故教皇之道古來所定後來所從
至真至正未有沿革之分學此者德行純篤心地
開明專奉教皇之法使凡奉教之國同志而從更
無彼此兩般歧路蓋此學与陸祿日亞之學略有
所分彼細剖天教之義而無一不明此區必闡教

之事而無一不決兩相羽翼如左右手故西土極重此以守教皇之法其師比之醫師法師又大不同亦要數年傳習教理曾從學斐錄中來其理易入必允事規條通達無礙回心不窮而後考取焉中式則教士授以官爵所任職事皆奉自古教化王所定而行

所謂道學者西文曰陡祿日亞乃超生出死之學總括人學之精加以天學之奧將古今經典與諸聖人微論立為次第節々相因多方證析以明其道使天主教中義理無不立解大破羣疑萬種異端

無不自露其邪而自消滅萬民自然洗心以歸一也蓋文字雖精義理雖透度數人事雖明若不加以天學使人顯知乃有之始終人類之本向生死之大事如螢光於太陽方不相及他學總為無根不能滿適人心以得其當然之至善內外之真福也故大西諸國雖古來留心諸學然而無不以陡祿日亞為極為大如欲速成其學者講師分席且暮更互闡發亦必四年度幾有成此種學問古來聖々所闡其間有一大聖名為多瑪斯著書甚博又取前聖之言括為陡祿日亞略所言最明最簡

嚴

最確而此後學天學者悉皆稟仰不能更贊一辭
今就略中之略提之其為昏分三大支第一支先
論陡祿日亞之學次論天主之本体而論天主則
先定其有次論天主之至一至純至全至善至每
窮每變遷而每折不在每始每終而無時不有至
靈每所不知至真不容差謬自主自專至愛廣博
至公森嚴每物不照護而豫簡人類以授天福也
次論天主雖為至一其中則有三位一体而細詳
其說次論天主造成天地万物之功其間先論天
神與其諸德諸能為靈明之体通曉万理備純德

之性以敬事天主次論天神所享之福与彼傲神
被罰之苦次論天主次第造成種々有形之物終
論人類與其形軀靈性明悟愛欲自專与其初性
之正一身之全福其後獲罪犯命失其性之正而
陷入諸苦次論天主照護萬有而万物每不服其
命次論天神受命主張有形之物而照引保護傳
主命於人以拒邪魔之之害次論人物各傳其類
以充滿世界也

其第二支論人之究竟歸向与人生前身後之真福
次論助人真福阻人真福者全係善惡次論人十

一情之偏正與各情之本向詳其已然詳其所以然詳其調撰之恣詳其善惡之得失次詳諸德之分各德相比次論四把德之向至三德次詳諸德之所以然與諸德之中正其諸德必由天主默佑而成則論主之七恩與真福八端斯彼利多三多之十二实效焉夫德惡相較而後見德之為美也故次論罪過與其等第之相比內外罪之所從染次論厚罪與他諸罪身死後身神之害與其小過之害然諸罪既因逆命犯恣而致則講其治恣先講天主之恣併講人性當然之恣人立之恣教

中古恣與諸誠十恣新經之恣與古相較而備論其所独有者次論守恣避罪由天主寵佑而致則論寵佑之體與之所以然及其諸效而終結之以諸德之功又詳論信望愛之德與智義勇節及其相關諸德相反諸罪

其第三支蓋前既論人之諸罪至是則論天主必宜降生救世論天主在世化眾靈跡及其受苦之故之效與其復生升天日後必來審判及留七撒格辣孟多以赦人眾以加佑於修行之力使人終享身後真福次將升天諸福與地獄諸苦細詳之總

之。凡人所能想，所能疑，關係於教者，莫不節之，實
詳其理，使人了然，透徹於事物之本末始終，而快
然去邪，歸正也。但其節次目錄，自有**四本**，包含三
千六百題，每一題各有辨及解答，而大要略具於
此矣。天學不得入學，每以為入門先資，人學不得
天學，無以為歸宿，究竟所以從師，必須二學貫串，
學乃有成。學成而試，分有**二項**，或為教化主所任，
以掌一方一國之教，或有既勤苦精究於已上諸
學，更求入聖會，涵育以成純德，修身不已，雖文學
自足，聞達，乃反辭尊位，重祿不居，離其父母骨肉，

豐貲厚蓄，不享而甘居窮約，苦其身心，鏟滅名迹，
以談道講學於万国，以報上帝之恩，儻遇邪教異
端，不靳盡力，闢之以扶正教，即致命不顧焉。其他
古經新經，浩繁廣衍，所刊行於西土者，不可枚舉。
而此六學之書集，乃是生人入道之所，必由何得
託為不立文字，謾作空空之談，以自誤而誤天下
萬世哉。

以上諸學，自非帝王之曹，莫能各覓私師。大都本
國之王，就各名城，必所立公監，延請衆多高師，隆
以厚俸，而令諸生從焉。不但師受供俸，即諸有志

資一本作贊

願學而力不足者，因王為多設社院，以資其學，亦有富貴大臣捐資自立學舍，供養諸賢，以助學道者。至於醫學、法學、教學，或年稍長，工夫不得次第，舉行亦有不全。學斐錄而為之者，然必曾由此學，而後三學乃有憑據，更為精深。若後徒祿日，亞之學者，則斷未有離斐錄而經造焉者也。旅人九万里遠來，願將以前諸論與同志繙以華言，試假十數年之功，當可次第說出，更將英華美質之士，秉童心之未調，即逐歲相因而習之，始之以不空踈之見，繼加循序遞進之功，洞徹本原，闡發自廣，漸

徑

汨

哀字

使東海、西海群聖之學，一脉融通，此真聖明之御字，千載之一時，梯航跋涉，抱此耿耿，而未
知有當于芻採否也。

跋

夫易冒天下之道，開物成務耳。舜大智明於庶物，古人欲明之德於天下，首致知格物。參是而觀物也者，該允落声色臭味，受名受數，實有憑依在。豈如晚近高談性命塵芥六合，或認格物為致吾心之知，於事物當然之則，或謂觀破天地間只是此一物，遂謾言格物也耶。善乎紫陽氏曰：人心之靈，其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格，凡天下之物，馴致吾心之全體大用，每不明，則格物大指可觀矣。西學先生問學最上以昭事上帝，諸所以然為超性之學，其次格物窮

材

理蓋拳宇宙內萬有之形體性情生々化々更後先
諸聖哲悉心殫究師傳曹習角抄而試登制科學輿
論始梓行于世總之欲借人々觀物理之至蹟至精
至實因以邈造物最初之所以然不忘其自非徒侈
言博物洽聞云爾余始獲艾先生是篇奚翅拱壁亟
欲塗說之未逮若瑟生請付剖剝實獲我心故敢浪
跋數語具隻眼者儻就篇中某字拳一叩之西海先
生請卒業焉則於開物明物格物之功思過半矣豈
曰小補之哉

進賢熊士旒題

景教流行中國碑頌并序

大秦寺僧景淨述

訶
粵若常然真寂先々而无元元宵然聖虛後々而妙有
摠玄扼而造化妙衆聖以元尊者其唯我三一妙
身无元真主阿羅河欵判十字以定四方鼓元風而
生二氣暗空易而天地開日月運而晝夜化匠成万
物然立初人別賜良和令鎮化海渾元之性虛而不
盈素蕩之心本每希嗜泊乎娑殫施妄鈿飾純精間
平大於此是之中隙冥同於彼非之内是以三百六
十五種瘡隨結輒競織恣羅或指物以託宗或空有
肩

論

以論二或禱祀以邊福或伐善以矯人知慮營之恩
情役之茫然每得煎迫轉燒積昧亡運久迷休復於
是

慶祥

出代神天宣度室女誕聖於大秦景宿吉祥波斯觀
耀以來貢圓十四聖有說之旧法理家因於大猷設
三一淨風每言之新教陶良用於正信制八境之
度陳塵成真啟三常之門開生滅死懸景曰以破暗
府魔妄於是乎悉推掉慈航以登明宮含靈於是乎
既濟能事斯畢亭午昇真經留廿七部張元化似梁
靈闕澆浴水風滌浮華而潔虛白印持十字融四照

拘

切

台一本作向

以合無拘擊木震仁惠之音東禮趣生榮之路存鬚
所以有外行削頂所以每内情不畜威獲均貴賤於
人不聚貨財亦罄遺於我奈以伏識而成戒以靜慎
為固七時禮讚大庇存亡七日一薦洗心及素真常
之道妙而難名切用昭彰強稱景致惟道非聖不弘
聖非道不大道聖符契天下文明大宗文皇帝光華
啓運明聖臨人大秦固有上德曰阿羅本台青雲而
載真經望風律以馳艱險負觀九祀至於長安帝使
宰臣房公玄齡惣伏西郊賓迎入内翻經眉殿問道
禁園深知正真特令傳授身觀十有二年秋七月詔

日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密濟群生。大秦國
大德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上京。詳其教旨，云妙無
爲。觀其元宗，生成立要。詞無繁說，理有忘筌。濟物利
人，宜行天下。所司即於京義寧坊，造大秦寺一所。度
僧廿七人。宗周德慈，青駕西昇。巨唐道光，景風東扇。
施令有司，將帝写真，轉摸寺壁。天姿沈彩，英朗景門。
聖迹騰祥，永輝法界。案西域圖記及漢魏史策，大秦
國南統珊瑚湖之海，北極衆寶之山。西望仙境，花林東
接長風，弱水其土出。火院布返魂，貝明月珠，夜光壁。
俗每寇盜，人有樂康。法非景不行，主非德不立。土宇

沉一本作反

香

主一本作玉

讚

廣潤文物昌明，高宗大帝克恭。繼祖潤色真宗，而於
諸州各置景寺。仍崇阿羅本為鎮國大法主，法流十
道。國富元休，寺滿百城。家殷景福，聖曆年。叔子用壯，
騰口於東周。先天未下，士大笑訕。謗於西鎬，有若僧
首。羅含大德及烈，並金方貴緒。物外高僧，共振玄綱。
俱淮絕紐，玄宗王道。皇帝令寧國等五主親臨，福宇
建立壇場。法棟暫撓，而更崇道。石時傾而復正，天寶
初令大將軍高力士送五聖写真，寺內安置。賜絹百
尺，奉慶曆圖、龍髯、錐、遠弓、劍、可奉日角、舒光、天顏、咫
尺、三載。大秦國有僧佶和，瞻星向化，望日朝尊。詔僧

淮一本作誰

奉一本作樂

齊一本作唐

香
羅含僧普論等一七。人与大德偕和於真慶宮修功
德。於是天題寺榜額載龍昏宝裝璫翠灼爍丹霞齊
扎宏空騰凌激日寵賚比南山峻極沛沃与東海齊
深道無不可所可一名聖每不作所作可速肅宗文
明皇帝於吳武等五郡重立景寺元善資而福祚開
大慶臨而皇業建代宗文武皇帝恢張聖運從事為
每每於降誕之辰錫天貝以告成功頒御饌以光景
辰且軋以美利故能廣生聖以体元故能亭毒我建
中聖神文武皇帝披八政以黜陟幽明闡九疇以唯
新景命化通玄理祝每愧心至於方大而虛專靜而

功

怒廣慈救眾苦善貸被群生者我修行之大猷汲引
之階漸也若使風雨時天下靜又能理物能清存能
昌歿能樂全生響應情登自誠者我景力能事之切
用也大施主金紫光祿大夫同朔方節度副使試殿
中監賜紫袈裟僧伊斯和好惠聞道勤行遠自王
舍之城聿來中夏術高三代藝傳十全始効節於丹
庭乃策名於王帳中昏今汾陽郡王郭公子儀初摠
戎於朔方也肅宗俾之從邁雖見親於卧内不自異
於行間為公爪牙作軍耳目能散祿賜不積於家獻
臨恩之頭黎布辭憇之金蜀或仍其旧寺或重廣法

書令

堂崇飾廊宇如翬斯飛更効景門依仁於利每歲集
四寺僧徒虔事精供脩諸土旬饑者來而餽之寒者
婆本來而衣之病者療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清節達婆
浩本未聞斯美白衣景士今見其人願刻浩碑以揚休烈
浩本詞曰真主无元滿寂常然推輿匹化起地主天分身
出代救度每劫日昇暗滅咸證真云赫々文皇道冠
暗一本作晴前王乘時撥亂乾廓坤張明々景教言歸我唐翻經
建寺存歿舟航百福借作万邦之康高宗繼祖更築
精宇和宮敬朗遍滿中土真道宣明式封汾王人有
樂康物每灾苦玄宗啟聖克修真正御榜揚輝天昏

讚

晶本作昌
救氛
香

蔚映皇圖璀璨率土高敬庶績威熙人賴其慶肅宗
耒復天威引駕聖日舒晶祥風掃夜祚歸皇室秋氣
永謝止沸定塵造我區夏代宗孝義德合天地開貸
生成物資美利與以報功仁以作施賜谷耒威月窟
畢萃建中統極聿修明德武肅四溟文清方域燭臨
人隱鏡觀物色六合昭蘇百蛮取則道惟廣兮應惟
密強名言兮演三一主能作兮臣能述建豐碑兮頌
元吉大唐建中二年歲在作噩大簇月七日大耀
森文日建立時汾主僧寧恕知東方之景衆也
朝議郎前行台州司士參軍呂秀崑啓

讀景教碑後

盧君吳竺間岐陽同志張慶虞惠寄唐碑一幅曰迺
者長安中掘地所得名曰景教流行中國頌此教未
之前聞其即利西秦氏所傳天學乎余讀之良然所
云先、每元後、妙有開天地匠万物立初人眾聖
元尊真色非天主上帝時能當此其云三一妙身即
三位一体也其云三一化身即費時降誕也其云全
人出代云室女誕聖於大秦即以天主性接人性胎
於如德亞因室女瑪利亞而生也景宿告祥異星見
也觀耀未貢三君朝也神宜天慶天神降也亭午昇

略

訶

蘇

遍

真則救世傳教功行定而日中上昇也至於沐浴之
水十字之持七時禮讚七日一薦悉與利氏西未傳
速規程脗合而今云陡斯碑云阿羅河今云大傲魔
碑云婆娑則皆如德亞國古經語不曰如德亞而曰
大秦考唐昏拂林因一名大秦西去中國四万里又
考西洋圖誌如德亞幾東一道其名曰秦道里約略
相同阿羅本輩殆從此邦未者故以大秦稱云其至
長安也以貞觀九年上邈耶蘓降生迺六百禩是時
宗徒傳教殆編西土大唐德威遠暨應有經像重記
而口未爾乃宰相郊迎翻經內殿為造大秦寺於義

寰

寧坊命名景教景者大也昭也光明也大帝時又勅諸州各置景寺崇奉之至顯與僧執玄之教共峙寰宇非特柔懷異域昭王會一統之盛而已者疑若聖曆則武氏宜涵先天則大平亂政身衰既相挺迺水應必煎烹用壯相頡理同盜增禍未每卿蓋千古有全慨焉羅含及烈重振斯文信和再來漢須曆割玄肅代德四朝竈登弥渥汾陽重廣沁堂依仁施利修奉哀矜七端遂勒此碑以紀歲月其頌中多述唐德亦具景教大指所稱賜良懸景曰明著肇我人類以及補續救世之恩而貞觀所記並所留二十七部經

天

頌本作頌

憎鄉

具本作貝

人本作入

瞿

觀

義

歡

訛

斯本作新 詎本作誰

文即今具葉藏中或尚有可檢者所疑天學儒行曷以僧名則緣彼國每分道俗男子皆髡華人強指為僧渠輩每能自異之尔即利氏之初人五年也亦復數年混跡後遇瞿大素氏乃辨非僧然後蓄髮稱儒光上國我神祖禮隆柔遠賜館多年於時文武大臣有能繼房郭之芳踪演正真之絕緒者乎七千部奧豕宏辭操航嗣集開局演說良足以增輝冊府軼古昭來其如道不虛行故迄今尚有所待三十餘載以來我中土士紳習見聞於西賢之道行誰不欲異而敬亂之然而疑信相參訛為斯說者亦繁有焉詎知

九百九十年前此教流行已久。雖世代之廢興不一，
詢本作喻乃帝天之景。禽岳論是佑諸賢，間閔每阻更留身。
閱本作旬石忽效其灵，所錄仁愛閔下不忍令魔錮重封天路。
終闕故多年閱寄厚士似俟明時，今茲煥啓人文用。
章古教而後乃知克已昭事，以每俾黍生而怛死。此
昔本作首字自昔有聞，唐天子尚知莊事而况我聖朝重照景。
洽河清至出儀鳳呈祥之日哉。碑文瞻雅可味，字体
亦道媚不俗。世不乏欣賞者，要於返而證之六經諸
所言帝言天是何學術。質諸往聖曩所問官問禮，何
隔華夷。即如西賢九万里外，繼踵遠來，何以捐軀衛

道。九死不悔者，古今一轍。而我輩不出戶庭，坐聞正
真學脉，得了生死大事，不可謂全每福緣者。何以尚
生疑阻，悖吾孔孟知天一事。天之訓而不慙，且驚夫
且借碑作砭，明參細駁，即欲不祛俗，歸真祈嚮於一
尊而不可得。不然者，每論詭正殉魔，自劉生理政，恐
蚋螭生死相尋，共作僂民。迴望房梁公郭汾陽王已
爲絕德，而况其進焉者乎。

奮若本倒置 天啓五年歲在旃蒙赤奮若日纏參初度涼菴居士
盥乎謹識

十一
十一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利西泰先生著

二十五言

欽一堂繡板

重刊二十五言序
大上忘言其次立言々非為知者設也人生而蒙非
言莫覺故天不言而世生賢哲以覺之茲二十五言
實本天數大西國利先生作也夫大西於中土不遠
絕乎唯是學專事天見為總々天民固不交相利濟
也者陷危則極以力迷惑則救以言非力所及聊因
言寄愛焉故不厭諄々也凡人之情厭飫常餐則尋
珍錯於山海亦祇以異耳先生載此道腹梯航而未
以惠我中國如龍齋鳳特世所希覲要以陳得失之
林使衆著於性之不可虧而欲之不可肆則所關於

民用固甚鉅已於戲立言難聞言不易中國聖人之
訓夥矣然舖糟者見譏於輪人於藻者或方之優孟
則今對證而祭藥烏可以已儻誦斯言者發然動深
長之思一坳重內輕外以上達於天德則不必起遊
夏於九原而尼父覺人之志以讀其視蘭臺四十二
章郭可尊用當必有能辨之者京既受而卒業幸禔
涼德乃付教青公之吾黨每寧使人謂我金木方訊
独籍此免肉刑且聞道說途于震脩每當也唯是滙
流西海不隱仁人之賜俾共戴此天者曙所嚮往則
知言君子將亦有契於予心

萬曆甲辰歲夏五月穀且盱眙馮應京書

馮應京

馮氏

重刊二十五言

大利瑪竇速
閩中欽一堂梓

物有在我者有不在我者欲也志也勉也避也等我
事皆在我矣財也爵也名也壽也等非我事皆不
在我矣在我也者易持不在我也者難致假以他
為己物以己物為他物必且倍情必且拂性必且
怨咎世人又及天主也若以己為己以他為他則
氣平身泰每所犧牲每寬每怨自每害也是故凡
有妄想萌於中爾即察其何事若是在我者即曰

吾欲祥則靡不祥何亟焉若是不在我者便曰於
我無關矣

欲之期々於得其所欲也避之期々於不遇其所避
也故不得其所欲謂不幸焉遇其所避謂患焉藉
令吾所欲得惟欲得其所得之在我耳吾所避惟
避其所不遇之在我耳則豈有不幸而稍為患哉
爾冀榮祿安佚修壽爾畏貧賤夭病死喪固不免
時不幸而屢患也

彼恒被遇富顯以饌且宴飲之以繒帛贈遺之爾不
得焉勿以為意也何也彼所為爾弗為之則彼所

得爾宜勿得之矣彼以順媚以諂諛得斯耳爾不
欲順媚諂諛而復欲俛得斯每乃悖乎不予其價
能取其物乎如經過市中有買蔬者與若干錢而
爾否也爾豈姑買之者而以為得多乎爾耶彼携
蔬而去爾有未費錢而往則同矣富則者每饌宴
每繒帛予爾每他焉惟爾每饌宴繒帛之價与之
耳彼以順以譽皆價也爾如欲貨則勿惜價矣然
而我代饌宴繒帛者獲何物欤不阿順不苟譽存
直蓄忠於已則贍矣

適遇難事縱非我所願又非我所能避焉是在用智

以善處之士之行也譬如博塞之精者然值勝數而勝夫人之所能也值不勝之數而善運之以使勝是以智易其不勝之數也

有傳於爾曰某訾爾指爾某過失爾曰我猶有別大罪惡某人所未及知使知之何訾我止此欣認已之大罪惡固不暇辨其指他過失者矣芳齋西邦聖人也居恒謂己曰吾世人之至惡者也門人或疑而問之曰夫子嘗言偽語縱微小而君子俱弗為之豈惟以謙己可偽乎夫也有害殺人者有偷盜者有姦謠者夫子固所未為胡乃稱己如此耶

曰吾每謙也乃實言也被害殺偷盜姦謠諸輩苟得天主祐引之如我苟得人誨助之如我其德必盛於我也則我惡豈非甚於彼哉聖人自居于是余敢自誇每過失而辨訾者乎

儻有受益於物而愛爾極思夫何物類也從輕而暨重焉愛瓦耳曰吾愛瓦器則碎而不足悼矣愛妻子曰吾愛人者則死而不足慟矣瓦者毀人者喪常事難免焉

欲安靜其心當先舍俗慮俗慮曰我不汲汲於營貨恐卒無以望其腹矣不恒怒則擊僕為不良矣吾

意寧甘心死於饑餓也每寧憊心生於豐饌也寧
擊僕為不良也每寧我為不肖子也試言其小者
如忽瀉燈油破確子且禁其駭怒默詢於已曰心
之安靜貴耶天下貴耶心之安靜貴每疑矣今何
不以油一勺以瓦一片買此安靜心乎所得之貴
如此捐價之賤如彼何惜耶又爾呼兒童兒童不
應彼或未聞爾声耳或已聞而有所避命耳雖然
爾豈宜因他心之忤即怒亂而挫損本心哉
人凡立志修學即當預思必有指議我者如見端立
拱翼必且曰此矜容也如見周旋中禮必且曰此

色莊也咸指曰夫失也從何處忽祭聖者耶今吾
為學惟斯不矜容不色莊而卓然自立儼如承上
帝之令列於行伍而不敢有尺寸之失焉此則始
也指議之者自心服其實修且起敬自悔其議矣
若不恣一因指議而驟自退屈不將為人所重笑
乎先笑我進後笑我退也

物之竒異爾毋傲而誇也若馬自傲而曰我乃良馬
也則已爾傲而曰我有良馬不面赧代畜而傲乎
爾非馬也但獲馬之用耳已吾克以道義用物是
我事也而傲猶不可况矜夫不在我者耶

物每非假也則毋言已失之惟言已還之耳妻死則已還之兒女死則已還之田地被攘奪不亦還之乎彼攘奪者固惡也然有主之者矣譬如原主使人索所假之物吾豈論其使者之善歛惡歛但物在我手際則須存護之如他人物為

嘗有所遇諸不美事爾即諦思何以應之如遇惡事君子必有善以應遇勞事以力應遇貨賄事以廉應遇怨謗事以忍應猶以鉄鉞加我、設于盾以備之又何懼乎

爾在世界上宜視已如作客然宴飲列席饌其厚薄

由乎主人爾每責望行炙之人以次當及爾、徐徻寡取之行過弗及爾爾毋援之行而未至爾爾毋迎之爾能于所服御如此于妻子如此于貨財如此于權勢如此則爾宜為天主所客宴諸天上矣使如行炙人之及爾尊爾而爾每與焉爾已天上客豈猶為乃世人耶

夫仁之大端在于恭愛上帝上帝者生物原始宰物本主也仁者信其實有又信其至善而每少差謬是以一聞所命而每俟強勉焉知順命而行斯之謂知天命也我善煩之則已否則即束縛我如牛

革而牽就之試觀宇宙中孰有勇力能抗違后帝
命而遂已願者乎如以外物得失為禍福以外至
榮辱為吉凶或遭所不欲得或不遭所欲得因而
不順命甚且怨命是皆失仁之大端者也何也凡
有生之物皆趨利避害而并怨其害己之緣者也
不能以更害為悅必不能以損己為喜父子之恩
而至於相殘每他謂其親不遂其所欲得也衛輒
子也蒯瞶父也子而拒父正以君因為福為吉焉
耳彼農夫之怨歲也商賈之怨時也死喪者怨天
也亦猶是也是俱以外利失其內仁也君子獨以

在我者度榮辱于吉凶而輕其在外於所欲值欲
避一視義之宜與不雖顛沛之際而事其帝之全
體每須臾間焉

天下難事執有兩柄一可執一不可執試如父兄之
欲害其子才也曰害人之事是乃不可執之柄則
難奉之矣曰父兄也是乃可執之柄則奉之矣然
則父兄不善欲害子才也子才不可怨矣難有父
兄不善造物者以我屬焉豈容我擇其善否乎
若或取樂之涵想形於心汝先勤戒勿被其取焉後
退而念取樂之際自污自醜一時取樂之果自悔

自責一時終則思曰如此非樂何不捨之而獨樂
潔已止樂哉使我射樂善乎使樂尅我善乎寧不
慙心自消道心大長而神樂於尔生矣

爾觀受爵祿者得安逸者有聲望者勿萌妄想謂彼
獲真福而果幸也真福也者在於我所欲得即由
我得之不在於得其所不由我者也彼皆不由我
者從外而來誰言其得之在我乎尔不願為富貴
有聞名才願有德而為正人耳然行德而為正人
之道莫如賤視凡物不由我也夫不肖者竟不申
已惧害望利也而皆出他人焉君子一一責諸已

耳而恒曰彼能死我也不能害我矣彼能富我也
不能利我矣進德之兆多默少言、而不言酒之
旨散之美不訕人少譽人不訛己之長聞己之譽
則默笑譽之者聞己之訾則不辨訾之者卒防備
已如仇如寇焉

人生世間如俳優在戲場上所為俗業如搬演雜劇
諸帝王公卿大夫士庶奴隸后妃婦婢皆一時粧
飾者耳則與所衣、非其衣所逢利害不及其躬
搬演既畢解去粧飾則漫然不柑闕矣故俳優不
以分位高卑長短為憂喜也惟扮其所承脚色則

雖丐子亦當真切為之以稱主人之意焉分位全
在他充位亦在我

務形上之工夫如多飲多食多眠多色是賤大夫之
效也夫大丈夫之誠意惟在神心耳已彼形事若
耻之焉但每如之何姑輕事之耳我身譬則驢也
神心譬則子也養驢則整其厩捩厚其飲食華其
羈絡飾其鞍轡而今已獨子穢也餒也凍也殍於
途乎夫賤丈夫乎嗚呼今世之其說莫辨于易即
取易讀之讀之未達即詢能解之者而窮叩之止
于是其所事每貴矣既解達而能力行是乃貴焉

如徒誦其文而揚其微義是圖為儒而成優伶乎
惟用易代樂府耳夫見人從我求易之講當愈耻
已之不能行其言也况傲誇乎哉

交於小人尔慎戒賊心如行路戒踏釘失足焉相互
於穢物每不自况也改遺譚淫事者汝或有道以
移易其譚以潔倫也否則以面之紅且現已弗悅
聞

有毀謗尔、想彼以是意為其自所當為也人各有
意孰能皆与尔翕欬然其状惟自誤自妄耳於尔
初每關矣譬有人疑我曾婚而我未婚彼昧也於

我曷傷乎則方遇忤逆者尔則曰彼以是意為其
自所當為則每詫吳而不加嗔于人也昔吾卿有
三善士坐道旁忽被每道人詈訕極甚其一士竟
不動心一輒然喜一憂而位焉心不動念者乃心
已定每以外為累也喜者乃賤丈夫盈街而人莫
之惜也

欲知性之正當觀人与己本殊事試之如他僕乍壞
甌子爾必曰常事也不可忿則可知尔甌子壞非
恠也自微推巨他妻子死每不識曰命也數也儻
已所愛而死則遽傷神號泣嗚呼嗚呼哀兮哀兮

尽年不已胡不記曩為他人言乎爾恚兒童者嬉
則愚也乃欲弱非弱矣譴奴僕者恠則愚也乃欲
驚非驚矣欲子不死亦愚也乃欲人非人矣

踰分之任智者毋負負所不能任者竝失其所能任
者焉尔或為虜賣尔身為奴何等羞慚憤恨尔將
自己心役於物束縛苦楚而乃熙々乎哉

有人通易善解輒以傲人或自誇其能尔聞之默曰
使伏羲氏明著性命之理不以卦爻蘊蓄其旨此
人將每以自誇詡焉然有人欲學儒則慕性命之
理心將明之身將行之日誓古中國先進孰善說

性命顧聞其人莫如文王周公仲尼思已或有愆則喜人之知而我責也憂而泣者乃視其詈已之罪矜而哀之也噫嘻吾俯陋焉凡遇受辱之患苟免報復之戾且幸矣孰暇憐其辱我之罪耶以人德禘已行常聞焉以人慝增已德尚矣夫

君子毋自伐自伐也者每實矣爾在學士之宦少譚學術只以身踐之可也若同在筵不須評論賢者在筵何如惟飲食如賢者而已從衆之情於形有利而於心有傷賢者不以形之苟樂陷心于難洗之恥也評論德行宜讓齒爵之尊躬行道德每可

讓者人愈謙愈爭先也設固詎有譏爾曰每知而爾喜之爾學已有符矣蓋羊之示飽非啞草之謂也長箴克酪而牧已知矣

學之要處第一在乎作用或行事之不為非也第二在乎討論以徵非之不可為也第三在乎明辨是非也則第三所以為第二第二所以為第一所以為主為止極乃在第一耳我曹及焉終身泥儒乎不可為高聲滿堂妙議滿篇

跋二十五言

昔遊嶺高則嘗瞻仰
天主像設蓋從改還巴海舶來也已見趙中丞吳銓
部前後所勒其圖乃知有利先生焉問邂逅留都
略借之語竊以爲此海內博物通達君子矣亡何
齎貢入燕居禮賓之館月給大宦殮錢自是四方
人士每不知有利先生者諸博雅名流亦每不延
頸願望見焉稍聞其語言餘論卽又每不悅志
滿以爲得所未有而余亦以間遊從清益獲聞大
者也則余向所歎服者是乃糟粕煨燼又皆乃糟

粕煨燼中万分之一耳蓋其學無所不闢而其大者以歸誠

上帝乾之昭事爲宗朝夕瞬息亡一念不在此諸凡情感誘慕卽每論不涉其躬不挂其口亦絕不萌諸其心務期掃除淨潔以求所謂豐更歸全者間嘗及覆迭難以至雜詔燕譚百千萬言中求一語不合忠孝大指求一語每益於人心世道者竟不可得益是其昏傳中所每有而教法中所大誠也啓生平善疑至是若披雲然了每可疑時亦能作解至是若遊溟然了亡可解乃始服膺請事焉間

請其所譯昏數種受而卒業其後國中攜來諸經書盈篋未及譯不可得讀也自來京師論著復少此二十五言成於留都今年復楚憲馮先生請以付黎東傳之其人是亦所謂万分之一也然大義可睹矣余更請之曰先生所攜經書中微言妙義海涵地負誠得全志教輩相共傳記使人之飲聞至論獲厥原本且得竊其諸餘以裨益民用斯亦千古大快也豈有意乎荅曰唯然每族子言之向自西來涉海八万里脩途所經每慮數百國若行枳棘中比至中華獲瞻仁義禮樂苞明文物之盛

如復撥雲霧見青天焉時從諸名公遊与之語每
不相評可者吾以是信道之不孤也翻訊經義今
茲未遑子姑待之耳余竊躓其言嗚呼在昔帝世
有鳳有皇巢閣儀庭世世珍之今茲盛際乃有博
大真人覽我德輝至止於庭為我羽儀其為世珍
不亦弘乎提扶飯昌昔邑激揚以贊我文明之
休日可換哉日可換哉

萬曆甲辰夏至日後學雲間徐光啓撰



天主聖像略說
上邊恭敬的是

天主即大西洋與天下万国所稱 陟斯是當初生
天生地生神生人生物的一箇大主宰且道
天主為甚麼生天々有兩件一件是我們看得見上
邊有日月星辰的天造這天與我們做蓋覆造這
日月星辰與我們做照光此乃是有形的天為我
們造的一件是我們如今看不見的叫做天堂乃
是天神及諸神聖見 天主享受每量每限的年
正福樂的居處我們做好人為 天主所愛後來

命終身形既上其灵魂亦得居於天堂与 天主
神聖一同享受无边无量永远真正福樂也这就
是如今看不見的天是我們做好人終上得去的

再說

天主為甚麼生地之有西件一件是我們看得見上边
有山川人物的地造這地來乘載我們造這万物
未養育我們此乃是看得見的地為我們造的一
件是我們如今看不見的叫做地獄乃是邪魔惡
鬼乃諸惡人受无量无限之辛苦難的居处我們
做不好人得罪於 天主後來命終灵魂亦要墮

入地獄為魔鬼所苦与他同更无量每躬永遠真
正苦惱也這就是如今看不見的地是我們做了
不好人定要下去的再說

天主為甚麼生神當的造天地的時節造出許多神
用他奉事 天主聞候使令守護人類扶植万物
這神至灵亦純是神体元有形質神數極大總分
行九品 天主造成了這許多神共大半誠心奉
敬曲服于 天主謝造他的恩故 天主賜之人
天堂永遠受真福樂我們在世賴他扶持如今作
好人死後与 同任天堂受福這善神說是如今

衆人說的天神。神中有一個最貴名曰露降
弗尔。天主賜他大力量大才能。他見這力量才
能便驕傲起來。要似像。天主一般九品理。也有
許多神。亂從露降弗尔傲心。与他背。天主所以
天主同罪。他下地獄。受无量无窮永遠真正苦
惱。這神。獨為惡。不為善。常受苦无福无樂。這是衆
人說的邪魔惡鬼。天主容他在此世界。明誘世
人的心。一則以煉善人的過失。增善人的功德。一
則以罰惡人的罪。便改惡遷善。人不識認。天主
不能力行善道。便要被他哄誘了。去做許多惡事。

死後便与他同在地獄受苦也。再說
天主為甚麼生人。坐人的意思。与生天神的意思。一
般也。只要我們奉事。天主便立功德。得升天堂
受福。後來我們不肯純一為善。就分了兩個話頭。
一路是善。一路是惡。世界上又有三件。甚能哄誘
我們為惡。叫做三仇。第一仇是肉身。我身上的耳
目口鼻四肢。要被這此色色香味。安佚等。仁引誘
去。便為惡。第二仇是世俗外。這些風俗習慣的
事。人情。大家喜觀的事。把箇人埋設在裡頭。難跳
出去。便為第一仇。是魔鬼。他的計較又多。或把肉

身世俗上的情欲引誘人或把功名富貴引誘人
或犯阴阳術數說說先知謂可趨吉避凶引誘人
或造假經假像說道祭祀他奉承他便可求福免
禍引誘人人統中了他的計較便為惡有此三仇
所以我們為惡最易為善最難也世人亦大槩都
被三仇引去入了地獄豈不辜負了。天主生人
的聖意所以在時 天主降下十戒未使人遵守
使人不被這三仇引誘去若人真能守定十戒每
所干犯者必定不被三仇引去必定可升天堂免
墮地獄也那十戒在 天主教要上只說得箇題

目中間還有道理要曉得畢竟要與傳教的仔細
講解方得明白方能遵守古時 天主雖然降下
十戒有許多聖賢講解勸人遵守却因這聖賢都
是人他每有力量赦免得天下万世的眾過到這
聖賢自家身上曾有的罪過更不是自家赦免得
的所以 天主自家降生為人傳受大道把自家
身子贖了天下万世人的罪過然後人得升于天
堂其改惡為善免于地獄都不難 天主降生于
一千六百一十九年之前歲次庚申當漢哀帝元
壽二年名曰 耶蘇解曰拯世者上辺供奉的正

是耶蘇聖像也降生為人三十三年在世親傳
經典揀選宗徒十二人顯出許多聖蹟都在天主
經典上一時說不尽及至後來功顯完滿白曰升
于天堂遺下教規令十二宗徒通行于世教人知
道天地間只有一造物真主至大至尊生養人類
主宰天下今世後賞報善惡乃人所當奉事拜祭
的其餘神佛天地日月諸星都是天主生出來
的不能為人的真主不當拜祭又教人知道人的
靈魂常在不滅今世當守十戒為善去惡雖曾犯
有過失如今聞了耶蘇的聖教從了耶蘇的

遺言誦了耶蘇的經典却犯從前的眾過悉祈
天主赦免立意赦免之後必常專十戒遵行不犯
命終之後其靈魂必得升天堂不墮地獄也這十
二宗徒散布天下傳教于万国自近及遠到今一
千六百餘年天下許多國土但是耶蘇聖教大
行的其國中君臣士庶老幼男女一心為善者多
其地方永遠昇平和睦所以人之得安教使万国
万世人之得升天堂所以榮心輕世願離了本鄉
勸化遠方這是何意一則為天主宣傳聖教是
于天主位下立了功勳一則天下人同為天

前于五言跋
經百回若行杖棘
之此至中華獲
贖仁義之權雲
霧見青天鳥之
歸之如何

主所生就是骨肉一般勸得人識。天主改惡爲善，以免地獄升天堂，是又有益于人，所以雖出海外百千万里，亦所不辞，所以雖遭于風波虎狼蠻夷盜賊之灾，亦所不辞也。說有天堂地獄，雖然未見，却是實理。且看在今，善人爲善，惡人爲惡，世間何曾報得他，若非死後。天主報他，豈不枉了善人便宜，不惡人，所以說天堂地獄不是虛妄。遠的今難不見，待我們見時，又翻悔不轉了，所以要及今翻悔轉來，只要真。天主自然赦眾賜福，不要說如今就是臨終時一剎間，後了。天主的

教法也，還翻悔得轉來，直到氣尽了罷了。及矣，但天主教中說箇爲善去惡，都要遵依了十戒，從自己身心上實做出來，方是說箇改過。悔罪都要將自後未過失真心實意痛悔力除，後未不敢再犯，方是若不是這等的真實，今世必定要被三仇引誘，後世必定下地獄，不得升天。天主豈是欺瞞得的，天堂豈是僥幸到得地獄，豈是僥倖免得的。如今教道家要人施舍些錢財，備辦些齋飯，燒化些紙帳，便是功果，便要升天堂，脫地獄，此必每之理也。恐見者不察，謂天主聖像與

西國王秦隱先生速

天學十誠解略

欽一堂繡板

西學十誠初解序
學之道多端即吾中國已不能統一自孔孟時即有
老莊揚墨輩与之角立其後益以佛氏儒者相與攻
之而不能勝也迨乃有大西人自數万里外來其學
以敬天為主以苦身守誠為行大率與古儒同而闢
佛尤甚其人皆絕世聰明於吾所不讀凡中國文
字記寫殆盡其枝藝制作之精中國人不能及也士
大夫多与之遊然其深慕篤信以為真得性命之學
足了生死大事者不過數人余向亦習之而未及與
之深談京兆淇園楊公時為余言其微旨余方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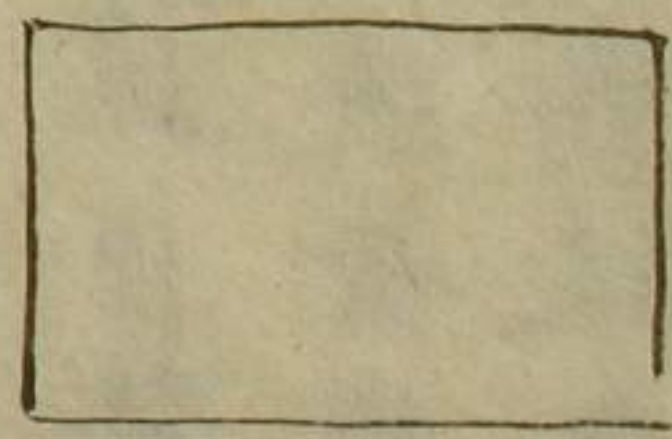
領略而謝事去矣公又出其十誠初解示余、誦之
而有當於心曰此即吾孔氏畏天命戒慎恐懼之正
學世人習焉不察乃不意西士能參明之東夷西夷
先聖後世其揆一也豈不信哉或疑天堂地獄之說
與佛氏同不知佛氏以利誘言西氏以義理言解中
辨之詳矣如謂其渺茫每批則余謂今精神所注即
成境界李伯時好画馬人謂其念、在馬死將墮馬
趣豈有念之在天其神不歸於天者自混純開闢以
來世界皆天所造決無他物更大於天而佛氏乃以
天爲帝叙偃然欲批其上此其爲謬誕每疑西氏所

以闢之力也唯謂

天主降生一節創聞似異然聖賢之生一皆有所自
其小而有所功德於人者猶必默有簡畀又况大而主
宰造化開万世之太平若所稱天主也者則其降生
揀世似異而實情又容疑乎世儒非木口、言天
而實則以天爲高遠耳目不接若西氏言天直以爲
爲宅裡之相屬呼吸喘息之相通此于警醒人世最
爲親切故揚公津津、有味其言之夫全觀揚公之學
澹然真脩不着世味蓋可謂與天爲徒者其所深諸
自得不尽於茲解而茲解足以觀矣

天啓四年秋福清葉向高書

三元朝
五岳人
游



天主十誠

天主者生天地
也
萬有之主
吾
人之大父母也
詳見
實義書

一、欽崇一

天主万物之上

二、毋呼

天主名而設祭虛誓

三、守瞻禮之日

四、孝敬父母

十歲

五、毋殺人。
 六、毋行邪淫。
 七、毋偷盜。
 八、毋忘證。
 九、毋願他人妻。
 十、毋貪他人財物。
 天右十誡總歸二者而已。愛慕

天主萬物之上，與夫愛人如己。此在昔
 天主降諭令普世遵守，順者升天堂受
 福，逆者墮地獄加刑。

天主十誡解畧

十誡原本

十誡者正理十條，所當遵守，戒違犯也。銘刺於人心，使其常能惺覺，不待提醒。昔知趨所當趨，避所當避也。但人

必當作心

不生盡主推睦其必綿瑟四避致因
銘人耳之廣同一言傳者百種罪原
於之勒教愛類石行其用五々種初
石心石以不刑三人石十升流犯
使人者仁天害後者其二餘矣傳有
常自何為主其七爲一方年私違
自以也本之身誠操石勒之後守爲主
注私用心名教柄而前十選憫累命
之欲天此以財人而前愛三誠一之正之
可昏主二愛等以愛敬誠授聖乃理罪
不之以愛人爲心敬誠授聖乃理罪
忘此始乃蓋操言教而人於昏悞
耳不銘爲柄行天人命名二而論元
得於克天而和主以之每千趨以

第一誠
欽崇一天主萬物之上

此誠有二義一以天主萬物之上
物爲一等至尊當崇祀而敬奉之
親道等吳端爲淵祀母敬奉之
守隨宜屏黜之故曰欽崇一正以
於奉敬每二天主如呼謂天每二
主一志每二如呼謂天每二
二王是也然而善事天曰天主
大都由三德而爲真信者宗根也
信者由三德而爲真信者宗根也
也其言真言其鋪真鋪每此信者
也其言真言其鋪真鋪每此信者

鋪恐教誤蓋
由草字誤

毋呼天主名而設祭虛誓

者其兩名天主類主人教教義此呼
求可者者主漫名宜人人一誠天主
否慎屬矣祿者贊宜宜教以言奉
天宜之三如須美抒祭人言奉事
主以可德為天敬願於於呼
為真也中祈主慎勿主
我正祭誓望念足而呼輕言
証切於三端辦天之主前者若何
明則明知之祭誓者敬主
知則明知之祭誓者敬主

道必弟事之關主天主慢謬知欲於主
等大陳真類而天主易引其欺偽為
像焉詞且事天又者其主主相實事皆不實是之
設其他不矣害之能事宜真可之瑣屑不甚急切
前身復於於義而致願不真不關切於
者赴踐是天主一切宜禁盜悖亦不
皆寺是名主大宜有禁盜悖亦不
大觀虛願不關切矣即
不可誓願不關切矣即
也願不關切矣即
倘於酬切矣即
若教眾矣即

第三 守瞻禮

天主誠教人以外禮奉事凡六日天主也

呼善侵美德食天誤
天則此而最息主為
怨亦或歸不可居人亦
望天功焉限無賦不
亦恩天主即量刑以可
犯也主望有也無形踐
誠而或人疾吾時鬼也
之者緣病貧窮患難相
不沒者能忍過而遷
也受而難相

則諸事輟矣故天主與古聖人約
令以每七日為瞻禮之期命其民守
焉亦以世人之勤動不寧必祗為身
家計耳內之矣此弟七日而治
所憫憂也即此望羅屏星曆遇使
得入殿觀祭祀瞻望拜稱謝而
恩焉是曰也眾皆環倚擻責而
司祭者講道德環義許諸奉教者
懺悔罪過而洗滌其冤吳猗欵休哉
蓋日用餘日治身而用此日
此日者實未易得也吾人至日
淨身戒輟不作業而謹守之必躬
念茲在茲若不取敢僅襲其名而
誠為者若或脫玩嬉遊不事瞻禮

孝敬父母

此誠乃母天親近其石更七誠之弟一也
人於父此母最親也
深重故此冠一誠和也
三誠之敬事有三人七誠
其二中曰包含後孝敬之
養父母曰慎懷命三事
成何人於師授室惟疾是
者間母懶視膳兼故口為
之是則毋盡養之道可謂
父母有命即當奉行勿惜勞苦勿避

艱難自非亂命屬犯十誠之事者
凡教令唯勉者子於父母
甘之謹或勉強於他言宜
恒人外此施之故猶為慢
忽畧即此子如是故宜婉
我者父母乎是故宜與外
宜飲之翼之簡易不恭也
其謹於人母之敬者往也
天主歷年所而獎勉其功
使多主於人刑戮厥身其
者繩以極刑而勉其功不
此推廣之臣事君少事長
事上皆當以孝事君而敬
謂資於事君而敬同也
貴乎即下

第五誡
毋殺人

此誠即十誡原本人所欲謂害人愛身者
是也若不若生禽獸者予之瓜牙毒螫
以相戕也故人於禽獸耳則同類為螫
一天主所生也以滋養家人耳則一人疾痛共
一主父母身下可相殺乎是一世道有
痾癢不關係一天下官府主是世道有
殘酷不仁者君公相府主是世道有
以國法治之每赦凡所以謂殺以止殺
人之心而安全善類所謂殺以止殺

第六誡
毋行邪淫

者是已循此誠也一時不獨躬自操戈置
毒致惡人於死及一地方為教人即為
與夫惡人欲其死於危地或偶爾觸怒不
畫奇策而陷人於水火不自經溝瀆以
自禁而止而投入井溺死而皆不極生
不見孺子輒自溺死而皆不極生
逆天而主之誠而眾大莫道者也
第六誡
欲不害其類也人身此誠以全人命之名
第
五
誡
以
全
人
身
此
誠
以
全
人
命
之
名
第
五
誡
以
全
人
身
此
誠
以
全
人
命
之
名

類而不再偶者矧伊人哉夫婦以相
信故相結解並失并解獨婦此之信
失而傳謂家奇而後毒妾姦聚毒宿娼
眾耶危矣夫婦年毒妾姦聚毒宿娼
一家不可者或後欲以全娶妾為續後也
又不然有後欲以全娶妾為續後也
以養親為道每財而行竊盜等邪事
以妻之及於刑也每得免為不肖子
娶妻以繼後正名也每生子而况親
後邪行以繼後正名也每生子而况親
孝與嗣奚關也順親者多生子而况親
孝孝與嗣奚關也順親者多生子而况親
係已未求孝不孝者生子蓋欲孝者

即所重者名而害名之作之罪無加邪
最鉅以昔誠為天訓後而載之聖繼起者
女之也若人誠天主則已之聖簡編誠
亦人之也若人誠天主則已之聖簡編誠
重人試及夫身辱其都人孀之祖名壞且辱
親戚亦誠及夫身辱其都人孀之祖名壞且辱
好瑤亦誠及夫身辱其都人孀之祖名壞且辱
人行每傷一於義是矣若不若始似無妨者曰
者必是傷一於義是矣若不若始似無妨者曰
肉外之邪也一於義是矣若不若始似無妨者曰
不內外之邪也一於義是矣若不若始似無妨者曰
鳥歎尚有二推也一於義是矣若不若始似無妨者曰

第

七 而乃不不邪孕者男孕而子天
誠 每称独可淫字彼色亦宿愈主
害能身不者之禽宜每娼多常
於全行省不時歎媼定者妾有
人其遠也直可昆公父亦愈求
已名之能害以喪行而為衆子
即守名人猶每將每惚而
口誠拗而然忌以後邪不
亦者亦不知此誰乎媼得
封於害如陰猶為娼之多欲矣
即邪厥吳陽悖孝乎不使且
念淫人類之配之甚孕然今
亦之事是允辨甚至即耳人

毋偷盜

愈盜或而人不償或人所
細而目樂資歸或假不
故貪擊觀產其償人及
奉質人其殷主負物自
誠其之成茂或而而
者物穿敗而取故復或
或此踰或謀公意壞以
至於外而傳得費遲也
於愈不左之而留或計
違推禁道或獨之負而
非愈或而教私或券鈞
獨廣知竊人之拾而人
悔愈情其欺或遺不之
罪廣偷名賺見而物財令

失人謗我每知諛又使言陷及者欵
可之人始是者謗有人以人矣妄倘
償名者暴事吾人好廢長不而即人
名尤亦其或偶是雌失^時人庇故人本
失甚當短有一非黃事傲人或庇本每
難於以此而之過論類棄邪之有是事
贖偷此此而他其失^人之閑言如此而
奉盜義不他其失^人之閑言如此而
誠害推可不尚猶真失亦^人之閑言如此而
者人之不尚猶真失亦^人之閑言如此而
如之夫誠未小及好屬^人之閑言如此而
陷財妄也之若人萑妄益欲妄者詢如
此也証至知人所菲証之或即詢如
懲財害諛自原已者也譚諛不究此

毋第

妄八誠

右此最此
：時大誠
重而者教
利害造每
害質如勿
禍成妄害
福証證人
判之尤以
於者無言
片投如也
畧左公言
可々庭之
弗重之害
慎投時人

哉不物况還而
戒西之足
彥天主倘
牙主人其
謂於否所
非偷則得
義盜非
之者天義
財必主之
如不之財
汎尔罰
散久無
雲居赦
可其也

起矣是為禍折罪或不重哉此願之始
終畧有二三級其初者是其也屬使之
於一况所謂念實願者是也次則善持
之矣又於次之則實願者是其也屬使之
誠者或於念初起時禁之其間負持
眾有深淺於悔罪有遲速賞罰者輕重
均莫逃於已獨知天主之及慎而曰
所不娼何如曰婦也遂不夫致天
曰於娼何如曰婦也遂不夫致天
之實非娼何如曰婦也遂不夫致天
六誠所禁者行此所禁者願彼此
罰輕重也

第九

誠

願他人妻

第第六誠禁人行邪則邪念亦宜慎
矣但未明言願欲根之本之邪念亦
能杜於未萌也蓋天之主人生人
配合各於未萌也蓋天之主人生人
實天主前有本對他人妻之願之
主之命而妄意邀求種惡行自
此天合

之看而尤須自怨自艾明陳已往妄証之罪
一洗其人自怨自艾明陳已往妄証之罪
而一洗其人自怨自艾明陳已往妄証之罪
尤須自怨自艾明陳已往妄証之罪

第十誠

毋貪他人財物

第七誠禁人偷盜既以行言
 亦後願欲根本之令母此誠
 人財也誠貪字同九他人之財
 必需然也顧其豕何如耳豕在而
 下之微大富未為傷廉豕不可而
 介之日亦主為苟得此念豕之
 或曰微天不主財色之願豕言
 其餘八誠不主財色之願豕言
 其易送八誠不主財色之願豕言
 之根此誠一難定則慾寡而心清
 心清

天主十誠解略終

閩表西王豐肅速
 中欽一堂梓

而諸慾念自銷諸戒將自守矣或人
 曰國法直戒外行而戒本內願於
 主何獨嚴耶之隱念於將務於治
 外未之獨嚴耶之隱念於將務於治
 能禁之惟人天之主教專於內修且
 其全能之肝膽畢照故於願之內修
 加嚴能之肝膽畢照故於願之內修
 焉

上方十天ヲ過テ世界アリ名ヅケテ「ハライソ」ト
 云フコノ世界ノ主ヲテウス「ト名ヅク」梵語ニ。下
 若クハ此國語又ト云フム下ト翻スコレハ音遠シ
 コレ無終無始ノ神ニシテ此天地世界ヲ造リ給
 フ尊神十リ神代ノ最初ニ天御中主尊ト申奉ル
 思ハ此天主タマセイナト云所ノ清淨ノ土ヲ取
 テ男神「アダム」ト云フヲ造リ「アダム」ラシテ三時
 睡卧セシメテ其間右股ノ一骨取り地臺トシテ
 女人「ハ」ヲ造リ此二人ヲ以テ夫婦トシテ「ナリ」
 アリ「安樂ノ世界」居ラシムコノ「ナリ」アリヨ

而曰... 故曰... 故曰... 故曰... 故曰... 故曰... 故曰... 故曰... 故曰... 故曰...

リ下ハ皆禽獸ノ住ルニ十リ鳥獸ノ國ニ菓樹アリ
マサニト云フ若人誤テ此果ヲ食ヘハ其國ニ墮
在シテ鳥獸ト同居シ神通ヲ失テ生死ノ苦患ヲ
受クト云フ時ニ千リアリノアダムハノ首領
ニ首領也ルスペルト云フ者アリ其威徳天主ニ
等シキヲ以テ天位ヲ棄テ自ラ立レト思フ意ア
リテウスコレヲ惡ミ念リテルスペルヲ下界ニ
追下シイニヘルト云フ火坑ニ在シムハ此一段
大神ノ御怒ニ素尊ノ根國へ入り坐レテ蛇蜂
ルスペル火坑ニ在テエシゲルト十リハ天狗ノ

ト也按ズルニ文字モエシゲルニ合セ思
ベバ天狗ト云フ文字モエシゲルニ合セ思
ゲヤ又ハ云々嘗テ願念スラクアダム夫婦ヲ共
ニ同シク苦ヲ受シメント是ニ於テアダムノ許
ニ至リ勸メテマサニ果ヲ食ハシムアダムハ天
主ノ誡メアルガ故ニ敢テ果ヲ食ハズルスペル
アダムヲ欺イテ曰クコレ天主ノ言偽リ也此果
ヲ食ヘバ壽命無窮ニシテ大自在ヲ得ベシト云
フ依テアダム其言ヲ信ジテマサニ果ヲ食フ時
ニ忽チ身重クシテ天ノ質ニ非ズエハモ夫ト共
ニ食シテ同ジク其果ヲ得タリテウスコレヲ知

テ是天上ノ人ニ非^レラ以テ「アダム」ノ二人
ヲ下界禽獸ノ國ニ追下ス夫婦下界ニ降テ共ニ
配隅シテ子ヲ生ズコレヲ人間ノ始トス〔神ノ御
子産ノ御事ニ似タリ天主ハ天御中主高木亦
神ノ御事ニヨク似タリ一種ノ鶴ノ有ナル欤諾
モ神ノ人ヨリハ鳥ノ方早ク有シ様共ニ同シト云フ
ト聞コレヨリ人種繁殖シテ生死ノ諸ノ苦惱ヲ
受クト云リ上巳〇天上造天地ノ後六千年ヲ経テ
如徳亞國「ゼ」ルサント云フ都ノ辺リニ女子アリ
名ヲ「キリス」ト云フ〔具名「エ」ス
キリストハ切支丹耶
リ一生不犯ニシテ天主ノ教ヲ弘ム是スナハ千

天主ノ化身ナリト云リ〔巴下此ハ耶徒ノ誑説ナリ
其教法ヲ説ニ依テ「新」法ナレバ「カ」飯スル者夥シ
コレニ曰来ノ教法ノ徒ニ「ジ」ツダスト云フ者ア
リ〔心「窓」門ノ自在天等ヲ奉ズ「キリス」トノ新法ヲ
怨嫉シテ「セル」サ〔地名ノ守護「ラヒ」トスト云フ
吏ニ訴フ此ニ依テ官吏「キリス」トヲ捕ヘテ「カル
ワリ」ヨト云フ山ニ於テ十字架ニ磔シテ兩手兩
足ヲ釘ニテ打ツケ腹ノ左右ヲ突キ背ヲ突キテ
刺殺ス傷ツク「都」テ七処也殺シテ「ル」ノ後七日
ト云フニ「キリス」ト「蘇」生シテ爾タビ「松」ヲ説キ四

十日ヲ経テ五百人ノ弟子ノ見ル所ニ於テ天ニ
上リ去ル時ニ年三十三歳ナリ教ヲ奉ズル徒ハ
教主「キリシト」ノ如是極苦ヲ受タルヲ全ク衆生
淪ヲ救ハレカ爲ナルヲト思惟シ身命ヲ惜マ
ズシテ一心ニ皈宗スルヲ也ト云リ「キリシト」ノ
徒宗匠十二人アリ皆刑ニ係テ死スコレ亦未世
ノ衆生ヲ愍ムガ爲也云リ

按ズルニ「テウス」^ト「アダム」^ト「エハ等」^トハ西方ノ
古傳説サモ有ベシ「キリシト」カ邪法ハ天主ヲ
本尊トシテ構へ出セル者ニシテ衆人ノ心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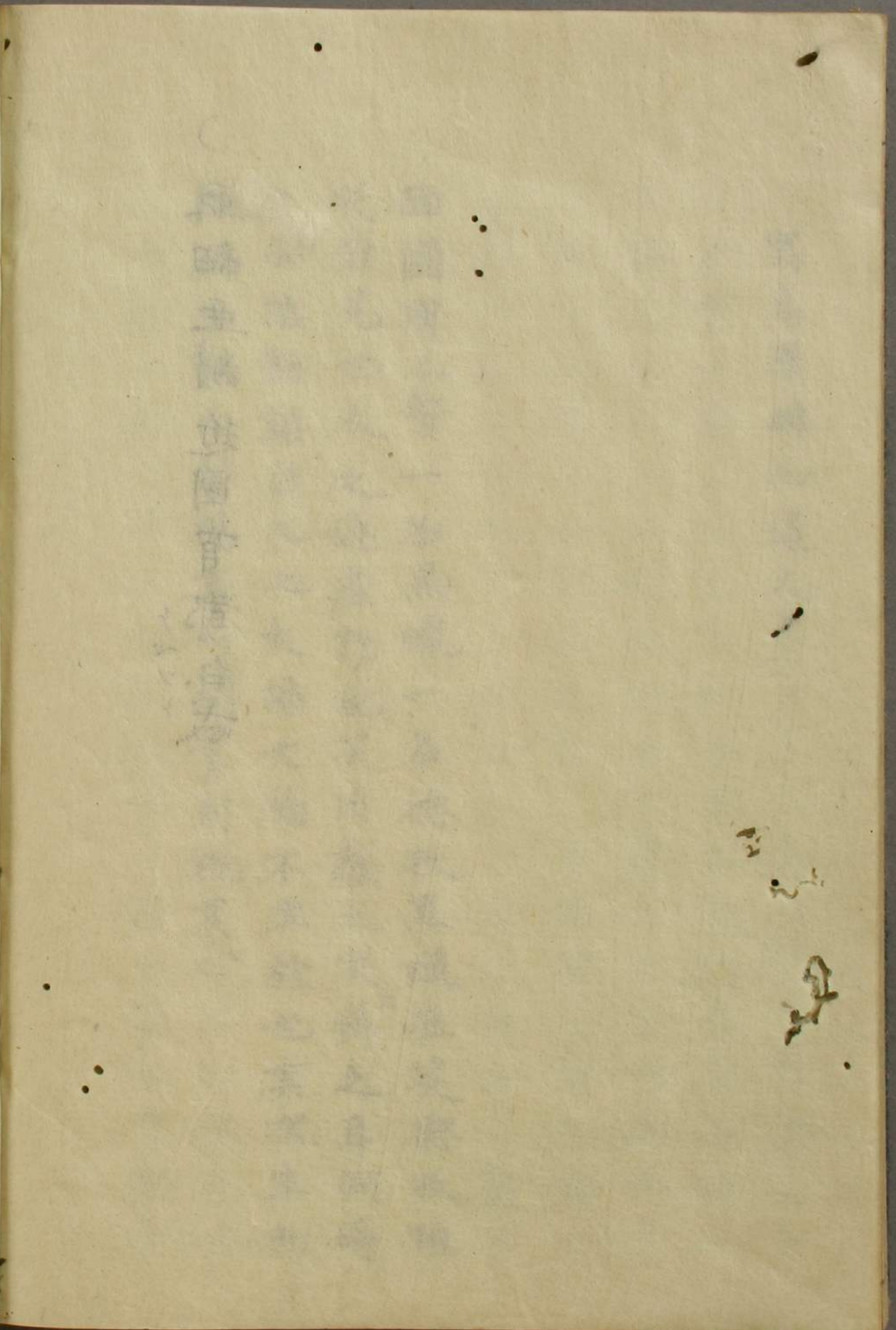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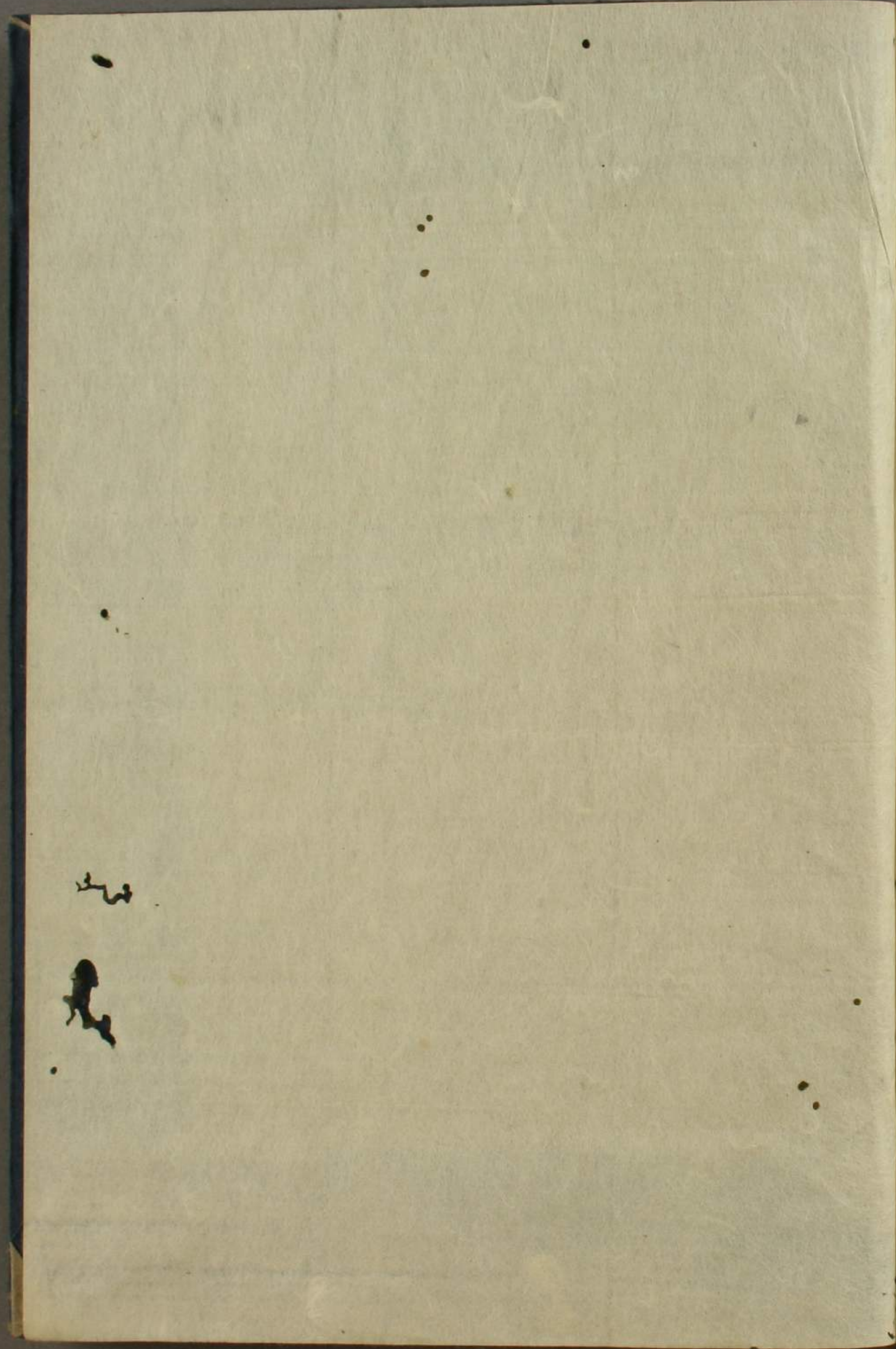
一途ニ傾クレハ結縛纏累ノ教ニシテ自損々々
他國教ニ害アルヲ擧テ云フベカラズ宜ナル
哉 國家嚴禁アルヲ彼ノ十誠ノ中ニモ四
五七八九十ノ誠ハ宜シ其餘一二三六ノ四誠
ハ西方ニハ如何有レ吾カ神洲ノ意ニ年ケリ
其他右ノ書中ニ 誑年者ノ誣言甚多シ讀者
コレヲ詳ニセヨ此書寫シ留ル意ハ彼ノ教ノ
邪法ナルヲ知テマス、畏ルベキガ爲ナリ
不賢者漫ニ見ルマシキ者也文政二年巳卯八
月中二日司天宦吏ス、キイツジコウ藏本書

寫烏畢佛心道人

西國有二賢一名黑蠟一名德牧黑蠟恒笑德牧恒
哭皆見世人之逐虛物也笑因譏之哭憐之耳同時
名士棲勤諾曰人之大福大福不生於世其次生而
即死 覲面則視其形聞言則視其心

○亞細亞洲近國有都白忒

チベツト



Faint, ghosted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appearing as bleed-through.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vertical columns and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Small, dark ink smudges or marks on the left page, possibly remnants of handwriting or a stamp.

Small, dark ink smudges or marks on the right page, possibly remnants of handwriting or a stamp.



